



学霸 = 学习好 + 恶霸;  
学长 = 学习好 + 长得好;

而这些都 = **祁让。**

腹黑学长智商碾压  
小白学妹避之不及

前方有祁让，小白，快跑！



小白  
快跑

准拟佳期  
作品



# 小白快跑

准拟佳期  
作品



贵州出版集团  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小白, 快跑 / 准拟佳期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 
2015.12

ISBN 978-7-221-12875-1

I . ①小… II . ①准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305884 号

## 小白, 快跑

准拟佳期 著

---

出 版 人 苏 桦

出版统筹 陈继光

选题策划 大鱼文化

责任编辑 黄蕙心

流程编辑 黄蕙心

特约编辑 伍 利

封面设计 颜小曼 曾 珠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(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  
邮编: 550001 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 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)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 222 千字

印 张 8

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2875-1

定 价 24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 · CONTENTS

第一章

不作死就不会死 / 001

第二章

学长的爱好有点儿特殊 / 025

第三章

你以为你是她的谁 / 050

第四章

学霸何苦为难学渣 / 071

第五章

谈恋爱的学霸不是好学霸 / 099

第六章

学长这样一朵娇花 / 122





# 目录 CONTENTS

## 第七章

是在实习中死去，  
还是在补课中挂掉？ / 141

## 第八章

你若安好，那还得了 / 166

## 第九章

为什么不和我在一起 / 188

## 第十章

我要不要先洗澡？ / 209

## 第十一章

论学霸的可怕性 / 225

## 番外

宿敌养成计划 / 233





## 「第一章」

### 不作死就不会死

Xiao Bai  
Kuai Pao!

!!!!!!!!!!!!

“白白，去大礼堂了。”

“你们先去，我一会儿就去。”

“白白，你再也不走礼堂就没位置了，听说隔两条街的F大都来人了，位置很抢手的哦。”

“嗯嗯，我把这套卷子做完了就去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这么爱学习了呀？那我们先过去，白白你可快点儿，祁让学长今天也来哦。”

听到祁让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的手不争气地抖了一下，然后一本硕大的《牛津字典》就从手里掉了下来，直接砸在了我的脚上，我疼得“嗷嗷”惨叫了一声。

原本要出门的那两位室友，听到我的惨叫之后，不约而同地驻足，然后回头对我不明所以地一笑。

她们那笑容实在有点儿诡异，再加上她们身上穿的超低胸的小礼服，让我直接脑袋短路了一会儿。我扭头看了一下今天的天气，零下十摄氏



度啊，这大冬天的就是要闹哪样？

“你看白白听到学长的名字就花痴成那样了。”米烧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笑得花枝乱颤，这让我极度怀疑她是不是最近看了什么不该看的片子，导致有点儿神经质了。

我赶紧翻了个白眼，表示我对祁让的不屑。

而在一旁看笑话的乔茹涵也跟着说：“我记得学长对白白挺照顾的，白白喜欢学长也是应该的，所以白白你快点儿收拾一下自己那鸡窝头，别让人抢走了学长。”

我恨不得喷出一口老血，赶紧送走了这二位。门才一关上，又被人一脚踹开，华丽丽地撞上了我的鼻子，瞬间一股暖流流出，这下好了，我是真的流血了。

“小白，你还愣在这儿干吗呢？快点儿换衣服，跟我去礼堂，晚了就来不及了！呀，小白你鼻子怎么了？”陆薇萌极其淡定地瞥了一眼我的鼻血，然后扯了一截卫生纸，团了一下，直接塞进了我的鼻孔里。

面对这一系列的动作，我只能目瞪口呆。

“换衣服！”

“我不去！以后有祁让的地方，别让我去！”

陆薇萌冲我瞪了瞪眼，然后哼了一声，从柜子里拿了条裙子出来，一边朝我身上比了比，一边说：“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！姐最爱的男人今天晚上来学校参加赞助酒会，你必须去给姐壮胆！”

她说完也不顾我的意愿，强行扒掉了我的睡衣，然后把我塞进了那条有点儿大的裙子里。

直到她帮我换完了我才反应过来，这厮不去当个女流氓什么的真是可惜了。

“快点儿！你能不能快点儿？！”

陆薇萌在我床头声嘶力竭地喊，我死命地抓住栏杆，说什么也不肯撒手。

“你松手！”



“我不！”

“顾潇白！瞧你那点儿出息！你以为今天这场面，祁让有工夫来？就算他有工夫来，全校那么多师生呢，他还真能对你做出点儿什么来？你快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！说不定祁大少爷早就把你给忘了呢！你现在立刻给我松手，你如果不陪我去，你就后悔一辈子吧！”

陆薇萌说完就松开了死抓着我的手，这倒是让我蒙了一会儿，一屁股瘫坐在床上，那件不合身的礼服肩带顺势就滑了下来。

陆薇萌瞥了我一眼，颇为不屑地说：“看看你这鸡崽子一样的身材！祁让要是能看上你，我就把你这《牛津字典》吃了！”

就当陆薇萌想对那本《牛津字典》做点儿什么的时候，《牛津字典》很不给面子地翻到了第一页，她看到上面赫然写着“祁让的”三个字，整个人愣了一下。

祁让的字就跟他的人一样，如刀削似的。虽然是很俊俏的字，但是总给人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，那种压迫感让人欢喜不起来。而陆薇萌之所以有点儿愣，也是因为祁让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“抠门”，他的东西从来都不许别人碰。

“快走！”陆薇萌终于将我拖出了寝室。我那会儿由于在发呆，便让她得逞了。

然后，我们两个就在瑟瑟寒风中奔跑，可怜我脚上还穿着棉拖鞋。

据说，有人在那天晚上见到俩女鬼，其中一个穿着蓝色的长裙子，头发乱糟糟好生吓人。我当时只顾着嘲笑他们，后来一想，那天晚上我穿的就是蓝裙子！

学校的大礼堂不经常开放，因为里面水晶灯比较多，直接导致了电费上涨。所以我们就连开学典礼什么的都是在操场上举行，放着偌大的礼堂不给用。但是今天对于学校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，所以抠门的学生会主席终于决定开放这里。

一进门还真有一种金碧辉煌的感觉，华丽丽的灯光差一点儿就闪瞎了我的狗眼，好在旁边的陆薇萌镇定自若地出示了学生证，然后将我拖





了进去。

我们Z大有近百年的历史了，什么都好，就是抠门，图书馆早就破旧了，学校一直想建一座新的，却苦于没有资金。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想了个办法，搞了一个赞助竞拍，谁的赞助最多，就用谁指定的名字命名新图书馆。这对于我们这座城市来说也算是一个殊荣，百年名校总能给你贴点儿金。

而我之所以不愿意来参加这个白吃白玩顺便还能打包的宴会，完全是因为最大的那一位赞助商——祁家，而他们祁家派来接受表彰的代表正是祁让。那个让我恨了小半年的人。

“小白你看见了没？那边那个帅哥，姐今晚要拿下他！”陆薇萌一边涂抹着红唇一边跟我说。我顺着她指的方向，看见了一个穿西装的男人，由于没戴眼镜，我也看不清他的长相，只看到了他光秃秃的头。

“你变口味了？而且还这么重？”

陆薇萌“吧嗒”一声合上了化妆盒，特妩媚地瞥了我一眼说：“你懂什么，那是因为他聪明所以才绝顶！”

我不置可否，扭头看了一眼玻璃窗上映出的自己，虽然头发有点儿乱，但还能看出来是我。于是我向陆薇萌借了化妆盒，她一边说我麻烦，一边让我躺在椅子上给我化妆。

“为什么要躺着？”我提出了抗议。

她冲我笑了笑：“姐学的是殡葬专业，不会给活人化妆！”

我怎么忘了这茬。

她给我化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妆容，就连米尧从我旁边路过都没发现是我。对此我表示满意，扭头看了一眼玻璃窗，差点儿被自己吓得栽了个跟头，再三确定了里面映着的面色苍白的人是我而不是女鬼。

这样也好，祁让就算来了也认不出我吧？

这么想着，我就放宽了心，看着陆薇萌挤了挤胸，然后去找那个光头了。我也拿了一杯香槟抿了一口，味道还不错，看来学校真是下了血本了！

大礼堂的人越来越多，司仪是学生会文艺部的部长苏蕊，长得特别甜美，据说是理工学院所有男生的梦中情人。苏蕊的开场白很长，然后校长和主任分别致辞，跟开学典礼没什么区别。我继续吃免费的食物，中午没吃饭，来得挺值。

经过了漫长的铺垫，领导们说了什么我也不太记得，只听到苏蕊说：“接下来有请祁让学长为大家致辞！”

“吧嗒——”我手里的蛋糕掉了，真丝的裙子弄脏了好大一块。我瞥了一眼那边正追着光头的陆薇萌，然后默默地找了纸巾蹲在桌子底下擦裙子。

音响里传来祁让冷冰冰的声音：“作为Z大的一名学生，我很荣幸。”我撇了撇嘴，这也太官方了。

“Z大有许许多多热爱学习、喜欢钻研的学弟学妹，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些Z大的希望，家父才一定要赞助图书馆这个项目。没想到，今天还有个宴会，呵呵……”

我不禁哆嗦了一下，他笑得也太恐怖了。

“感谢祁让学长，那么今天的舞会就正式开始了，请学长来跳第一支舞吧！学长想邀请谁来跳呢？”苏蕊说这句话的时候满脸期待地看着祁让，而祁让那张面瘫似的脸从来都没有面向她。

裙子上的污垢居然擦不掉，白白的一块很是难看。陆薇萌大概是在光头那儿受了气，端着一杯酒摇摇晃晃地冲我走过来。我低头看了一眼裙子，赶紧随便抓了个东西挡在胸前，定睛一看是个托盘盖。

“小白你蹲在这里做什么？”

我对陆薇萌笑了笑。

“学长好像不知道要邀请谁好呢！不然我们抽签决定吧，现在请大家将自己的入门证号码看一下，还记得刚刚的签到吗？我们来随机抽一位好不好？”

底下有人起哄：“抽到男生怎么办？”

苏蕊继续笑着说：“一样跳哦！探戈好不好？！”



陆薇萌撇了撇嘴：“最讨厌这样卖腐的了。小白你起来，蹲着干吗呀？不对！顾小白你拿着个托盘盖做什么啊？”

“那个……萌萌啊，我觉得……那个……”

“顾潇白！”

音响里传来刺耳的声音，冰冷得能把赤道给冻住。我浑身的血液，好似就在这一声之后给冻住了，也顾不得手里的托盘盖。

伴随着陆薇萌的惨叫，我面前突然多了一个人。紧接着，我的胳膊被人狠狠地抓住，他用力地一拉，我就撞在了他的胸口上。

“顾潇白！第一支舞我们跳如何？”

“学、学长……我……我不会跳舞……”

“哦？”他眯了眯眼睛。

“跳！”

“很好。”

祁让拉着我就走向了人群中间，在满座惊愕里带着我旋转，然后音乐响起。

也许大家是被祁让的表情给吓着了，也许是曲子不合大家心意节奏不太明朗，又或许是大家还没选好舞伴。总之，整个舞池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其他的老师和同学不约而同地退到了一边，脸上都是惊愕万分的表情。

后来据米娆所说，那天他们之所以惊愕万分，没有进来跳舞，不是被祁让吓着了，而是被我吓着了。因为我那张脸惨不忍睹的程度已经超乎了他们的想象，对此陆薇萌很是欣慰，这恰好证明她的专业课学得不错。

不过，祁让的舞技倒是有目共睹，像他这样出身上流社会的大少爷，少不了参加这些酒会宴会，跳舞对他来说不在话下。就连我这样的半吊子，都被他带得有模有样。

我偷偷地扫了一圈，被人注视的感觉其实还蛮好，尽管他们的眼神有点儿不对劲，但是也能够忽略掉了。只是如果面前的这个人不是祁让，

那生活该有多美好。我真希望有个人能够将祁让带走，关押他一辈子，这样我就能彻底地解脱了，想想就有点儿小激动。

“七舅姥爷的葬礼顺利吗？”

头顶上突然飘来祁让的声音，冷冰冰阴森森，再搭配上我这张脸，还真像是在拍鬼片。而我在听到这句话之后，脚步一下子就乱了，不小心踩了他一脚。

“棉拖鞋，晚礼服。顾小白，你们家那儿葬礼都流行这么穿？”

“那个……学、学长……”我抬眼看了他一眼，有点儿紧张得不知所措，咬了咬嘴唇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才好。

“嗯，这个表情才有点儿像是疼爱你多年的七舅姥爷去世了的表情，我都以为你刚才笑得跟智障似的是悲伤过度真傻了呢。顾小白，七舅姥爷走得安详吗？”

我咬了咬牙，我最受不了的就是祁让这么阴阳怪气地跟我说话，虽然他这个人一贯都是阴阳怪气的。但是他总是故意叫错我的名字，我分明是叫顾潇白，去他大爷的顾小白，你才小白，你全家都小白！

“顾小白，是葬礼提前结束了，还是说你七舅姥爷突然活过来了，之前是逗你们全家人玩呢？嗯？到底是怎么样？抬头看着我！”

他放在我腰上的手突然用了点儿力气，我猛然间就撞在了他的胸口上，他的领带夹擦过我的脸颊，引起一阵阵疼。我有点儿委屈地抬头看他，而他在仔细地看了我一眼之后，微微地闭了闭眼睛，甚至是深呼吸了一下才说：“你还是别抬头了！”

“哦。”我微乎其微地应了一声。

“七舅姥爷……”他故意拉长了音，似乎是在看我的反应。

我再一次咬了咬牙，几乎要将一口银牙都咬碎了，就跟小说里面受苦受难受折磨的小丫鬟一样。说起七舅姥爷这个事情，确实是我骗了他，前几天我在自习室做他给我布置的作业，有一道题特别难，我正冥思苦想，憋得我大姨妈都快不畅通的时候，祁让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并且用那阴阳怪气的语调说：“图书馆招标的事情你知道吧？”



“嗯。”

“学校要举办一个宴会你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我缺个舞伴，你正好四肢健全，一起去吧。”

我当时被数学题弄得都快要崩溃了，所以在听到他选择我的理由之后，一瞬间怒火攻心，抬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说：“我七舅姥爷去世了，我要回家奔丧！没时间去参加你们那个什么破宴会！”

然而在说完之后我就后悔了，撒谎是不对的，尤其还是诅咒了自己的亲人，虽然我一个舅舅都没有，我外婆更是独生女，更别说七舅姥爷了。

祁让当时呆住了，脸上有一闪而过的哀伤，那速度快得我都以为是自己看错了。他在我旁边坐了下来，说：“这题不会吗？你这里函数代入错了，改一下就解开了。”他一边说一边用笔帮我改了几笔，思路清晰，片刻之后，折磨了我一下午的题解开了。

“呀！”我忍不住有点儿小激动，这题做完了意味着我可以回寝室看小说了。

祁让看着我似乎有点儿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小白开心点儿。”

“啊？”我有点儿懵懂，但是却觉得他逆光的样子很好看。

这也就是我今天不想来大礼堂的原因，因为祁让信了我的话，以为我七舅姥爷真的去世了，所以没有强迫我来参加宴会，而现如今我被陆薇萌强迫来了，他见到我自然不爽。而以他那样别扭的性格，少不了要因为这件事折磨我。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很苦逼，是个到处被人强迫的命；另一方面我又不得不跟他道歉：“祁让学长我错了，对不起。”

“顾小白你哪儿错了？”

这语气让我十分不舒服，因为太像是幼儿园的老师教育小朋友了，我再怎么说也是个大学生了啊！

我偷偷地翻了个白眼，然后说：“撒谎了。”

“不对，再说。”

“我骗了你。”

“顾小白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。”

“我……我只是……”

“你为什么不想跟我出席宴会？”

他一边说一边带我转了一个大圈，速度快得直让我头晕目眩，脑袋也越发不清楚了，我想了想才说：“我怕被别人误会。”

他冷笑了一声：“我倒是没想到，你这么个没心没肺的人会这么在乎简牧的看法！”

我一愣，怎么提起简牧学长来了？

他又说：“我只是提到了他的名字，你就紧张成这个样子。顾潇白，你既然这么想他，你就好好学习，只要你的成绩还可以，我送你出国去找他！”

我又呆愣了一下，祁让叫我的名字了，真正的名字，他每次这么叫我都表明他很生气。他也太小气了，我不过就骗他一次而已，又不会少一块肉。

“祁让，我都道歉了，你就别生气了。”

“你哪只眼睛看到我生气了？”他冷冰冰地说完就开始带着我转圈，从舞池的这一头转到了那一头。这让我更加头晕，我一下子就瘫在了他怀里，为了不让自己摔倒，只好紧紧地抱住他。

一支舞曲刚好结束，周围响起了阵阵掌声。文艺部长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清楚，我只是看到有人拥入了舞池，而祁让拖着我往外走。

“祁让……能不能慢点儿走？”

我感觉脚上的拖鞋有点儿不听话，刚才转得头晕，胃里有点儿翻滚，之前不该喝那么多香槟，虽然甜甜的，但好歹也是酒。

他突然站定，回头看我，我也看着他，然后，打了一个嗝。

“喝了多少？”

“反正不花钱。”

“你能不能有点儿出息？”



“祁让，你总这么管我做什么？”

他愣了愣说：“简牧让我好好照顾你，他还在国外等你。”

我又开始头疼，也许是酒的原因，也许是简牧的原因。

“我觉得这里面有误会，其实我跟简牧不是那么回事儿！”

“嗯，我也觉得你配不上简牧。”

“呃？”我歪了歪头，想让自己的脑袋更清楚一点儿，但是终究被他绕了进去，当即就推了他一把说，“我配不上简牧？我配不上他？你也不去打听打听，我顾潇白是什么人！我是土木系的系花好不好！我配不上他？你开玩笑呢！”

“土木系就三个女生，你能当上系花真不容易。”

他这话怎么听怎么像是损我的，我酒劲上来，直接又推了他一把，连带着将这小半年的怒气都给发泄了出来。

“祁让，你大爷的……”

他脚下一滑，身体突然往后一仰，人掉在后面的游泳池里。下一刻，我发现祁让对我真是不错，就连落水都带着我。他死命地抓着我的手将我也拖了进去，而我怎么都想起那天是怎么把他推到水池边上的。我真是太明智了，因为除了大姨妈之外，游泳是唯一我会而祁让不会的东西。

“我……不会游泳……”他呛了几口水，然后开始用力地扑腾。

我特别讨厌不会游泳的人在这会儿乱动，因为太容易出危险了，例如把我按在水里这样的事情。我挣扎了一下，发现他仍旧紧紧地抱着我。

“放手！放开！”

他哪里会听我的劝告，继续紧紧地抱着我。他的身体越来越沉，游泳池的水居然那样深。

我在水里使不上什么力气，然而这么冷的天长时间泡在水里也不行。所以，我当机立断，狠狠地踹了他下半身一脚，也不确定自己踹的是哪里，然后扭头朝他咬了过去。

成功脱困，我朝泳池边游去，有一只手将我拉了上去，我定睛一看



才发现周围全都是人。而拉我的人是陆薇萌，她看我的眼神有点儿小激动，用一件大衣裹住了我。

周围的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，但是说了什么我完全听不清楚，只听见有人扑通扑通跳入游泳池救人，我瑟瑟发抖，脑袋发晕。

直到听见有人牙齿打战地在说：“顾潇白，你找死！”

祁让！

我撒腿就跑，顶着寒风一路狂奔，然后在不知名的地方两眼一黑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我感觉周围投递过来几道目光，非常特别甚至极其炙热。我就是有这样炙热的眼神之中睁开了眼睛，然后看着那三个室友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

我张了张嘴，喉咙沙哑得厉害，一个字都没说出来，有点儿像粗糙的砂纸在打磨东西似的，十分难听。

米尧递了一个眼神，乔茹涵立即去倒了一杯水过来，毕恭毕敬地递给我。

我诧异地接过来，喝了一口，温度正合适，稍微滋润了一下喉咙才问：“你们什么情况？”

米尧激动地按住我的肩膀，眉飞色舞地说道：“白白恭喜你，你现在已经是全校最出名的女生了！”

我蒙了，扭头看了一眼向来淡定的陆薇萌，她能出现在我的床头这么久也是件让人诧异的事情，通常她都喜欢实验室和男人，在寝室的时间少之又少。

乔茹涵用力地点了点头，但是却反驳说：“咱们家白白一直都很出名的啊！当初简学长走的时候，白白的壮举可是霸占了学校的BBS一个星期啊，都要屠版了。那些小妖精对白白那叫一个恨啊！你是不知道，当时多少人来收买我，让我毒死你，我愣是没下去手！白白，简学长的粉丝你都挺过来了，这一次你一定也可以的！”



哦，简牧……我有点儿头疼，这个名字就跟紧箍咒似的，我都觉得我的头又小了一寸。

米饶又说：“明显是这一次更轰动啊！简学长都走了半年了，现在祁让学长的粉丝更多啦！白白，现在学校的官方八卦微博都是你的消息，微信上也都是你。我估计还得再念叨你几天，专业课我已经托人帮你请假了。你说你们班就你一个女的，知道你不上课了他们不失落反而很高兴，这是不是不太正常？白白你们土木系一直都这么奇怪吗？”

陆薇萌突然呵呵笑了一声，吓了我一跳。她拍了拍我的脸蛋儿说：“好样的！”

她们这么一番言论下来我更蒙了，揪着就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我就睡了一会儿而已啊。”

“一会儿？姐姐你都睡了三天了！”

“三天？！”我一惊，头差点儿撞到上铺的床板，还好陆薇萌眼疾手快，将我按了下去。

“你以为呢？要不是医生来看过了说你身体健康，我都要把你捐献给我们实验室做解剖了！”陆薇萌再一次翻白眼，那叫一个销魂。

“发生什么事了？”

“你不记得了？”她们三个异口同声地问。

我摇了摇头。

米饶露出一个有点儿倾国倾城的笑容来，不愧是文学院一枝花，她说：“你那天当着全校领导的面把我们最大的赞助商的儿子，也就是祁让学长推下了游泳池，然后又对他做了不人道的东西，紧接着你撒腿就跑，祁让学长抬腿就追。后来嘛，你们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，但是你是被祁让学长扛着回来的。据说一路上很多人都看见了。”

我惊得冷汗涔涔，还没等我擦干冷汗就又听米饶说：“祁让学长的妈妈一听说来参加个宴会还这么危险，一气之下不想赞助了，图书馆的事情差不多就搁浅了，要么就等重新招标了。现在校领导都茶饭不思呢，估计想弄死你的心都有了！我亲爱的白白，我觉得你距离顺利毕业又远